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目錄

幽期部

通篇只叙得一片富貴使令俗人眼熱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五

戚里部

同昌公主外傳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鏤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金龜銀鼇更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

飾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
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
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
鷓鴣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
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
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
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
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蠶綿
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

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明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

處岸氏異其事遂以實語於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遂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水精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

故當賚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處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醖、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一丈、以筯抑之無三數分、撤即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猒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

水晶以雜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奏

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内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瓮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内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珠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内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

千隊結爲幢節傘葢彌街翳日旌旗舁佩幽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餡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𨉖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

珍寶雕成手飾画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又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左軍容使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它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綠珠生雙角山下美

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卽昭君也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猿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

四語如畫

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顧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塵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屏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姸美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蛟龍珮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唯聽珮聲視釵色珮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

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

小瀧水多
信然信然

嬙

塒益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
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
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
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
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效往者戒恐貽來
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又與不完具者同焉
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
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彩
且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簫

征還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衞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殺、雖有綠珠殆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荆州、劫奪遠使、沉殺商客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鳥、共爲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

[illegible]三大將而終不飲王丞相[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有帳下[illegible]非[illegible]泰山若此之謂耶

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免強至于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爲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竇娘者

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
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
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
歸知之怨惜作綠珠篇以叙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得比此時可愛
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
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
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
之私爲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

死。承嗣令没於井、衣中得詩、鞭殺閽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伎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爲綠珠舞、李元忠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揔云綠珠銜淚舞。孫秀强相邀。綠珠之没。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凜冽。

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實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見乎

元載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香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絡以眞珠琴瑟、其爲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溪洞中之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于

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殘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闌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秘之不令人知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采搖動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

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熏之、則焠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巳而遂進焉、載云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寵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鮮妍柔軟卞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摶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

軆輕不勝垂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炎
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
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
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
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
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
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與中書
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
頷之、天下賫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

爲梯棋、及載死瑶英自爲里人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幽期部

卓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居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黛、

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又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賈午

賈午、太尉充少女、父韓壽子德眞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曁曾孫、美資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毎宴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往至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艶逸、端美絕倫、壽聞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于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

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實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

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音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値、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玆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

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

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

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夕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

不得不如此

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
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
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
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
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
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
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
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枕與衾而去、張生拭
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

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不甚覩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

不復微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

張衍明亦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

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秘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

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
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韵曰微月透簾
櫳螢光度碧空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
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
履花明隱繡龍瑶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瑶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
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

雲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闇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止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絶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

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柳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娅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艸花時不曾出、

杜舍人牧之次會眞詩三十韻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排墻花颭颭。透戶月朧朧。暗度飛龍竹。潛挨宿鳳桐。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遠信傳青鳥。私期避玉童。柳烟輕漠漠。花氣淡濛濛。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綰龍。無言欹寶枕。赧面背銀釭。姑射臨仙闕。嫦娥降月宮。精神絕趙北。顏色冠浙東。

密約千金值，靈犀一點通。修眉蹙綠掃，媚臉粉香蒙。
燕隱凝香壘，蜂藏芍藥叢。留燈垂繡幕，卯月映旋櫳。
弱體花枝顫，嬌顏汗漸融。笋抽纖玉軟，蓮襯衿綳豐。
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腰、未、酣、前、恨、足、肯、放、此、情、鬆、
幽會愁難再，通宵意未窮。錦衾溫未煖，玉漏滴將終。
密語重言約，深盟各訴衷。樹交連理並，帶結合歡同。
燭篆銷金獸，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閃，曙色影曈曨。
別淚傾江海，行雲蔽華嵩。花鈿留寶髻，羅帕記斯紅。
有夢思春草，無因繫斷蓬。傷心別怨鶴，佇目送歸鴻。

厚德難酬報。高天可徑冲。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箋中。

王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六

幽期部

王性之傳奇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

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志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志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叙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

和五年歎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

皆隱鶯字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説也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前敘所遡復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昔于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

古人云讀然後知不並古冊有讀所盡功

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邪歟　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邪僕嘗討論考合同異毎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丸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

其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説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嘗詳載於後云

元微之古豔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艸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輕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鐶釵鏝篸緑絲藂。須臾日射燕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其二

山泉散漫遶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薄些些紕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迴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蛙兒𠼪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三首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

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常苦悲

其二

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荀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

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黄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使晨刻。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曈曨。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知死生別。天公既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内裏、玉龍深處暗聞香、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縣、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千、

其三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朧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桃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艸倚新簾、

其五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曉月行看墮、春酥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詞一首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淺漫溪。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駒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綉紅茵。施張鈿妝具。

潛簪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見花貌火、空篤香若霧。

回身夜合偏、斂態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盛重臺履、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

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敢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儒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良時自昏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

朝葬玉琳逃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鶯鶯傳跋

予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画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玉勝江梅瀟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予于丁卯春三月啣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画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

和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齋雙鷹圖觀久之非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緋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邇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

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訝良久、將有司牽官吏環視、因縮不自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也、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非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而余趙愚軒之字、曾爲華西簿、遺山謂太和

有詩名、五言平淡、它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而愛之、就爲錄文于上、按唐元微之會眞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黨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孤

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豔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惓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問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酧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辯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陸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也傳奇言

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巳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耳、事具侯鯖錄中、

非烟傳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韵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

纔弱冠矣、時方在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焉、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

幾日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語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彩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

辰想吟際而門娟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速蟬錦香奩斥背若殘詩因無力嚴妝倚綉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箋迴緘只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遊和耗氷雪之姸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惝怳寸心書

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嚬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迴報徑齋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冗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閽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配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釭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颻

麗何而日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
秦臺鸞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
幷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
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
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
將夕門媼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
驚進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
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

悉俟悟語既嚥畢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中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

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
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
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
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
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諦
詩寄情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亡何烟數以細過撻
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言
我當自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如常入直
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烟

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無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

散空牀地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叶、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鄭吳情詩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嫗來言、女

家久撣婿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嫗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翌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賡唱迭和、復令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宗者求啟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決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

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毆之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嫗以歸於周然女病愈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蓝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郎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况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

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之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況其家本豊殖、有貲財者哉。乃厄毋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譬綵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相悒怏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恍於色也、愛其才、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助余之悽憐也、延祐戊午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二十六日、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豪

氣切星斗、渺雲烟、記楚水湘山、飛雲越月、頻入詩篇
菱花劍光零落幾番、沉酥樂風前、開稱仙人瑤草、故
家五色雲邊夫容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瀟灑
求才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如姮娥嬌豔
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從橫禮樂三千、翌日女氏和
云愛風流儒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窗、慵拈針
線、繼詠詩篇、紅葉未知誰繫漫躊躇無語小闌前燕
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向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
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與念喚醒當年、豈見瀟枝

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席、得斂衲帕上。啼痕萬萬千千、二月二十九日、女客令乳母來覩、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鬱珮蔽瓊。鬱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灑雲箋。醉裏度春愁有時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屏心一點瞞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損東風讓與古稍頭。況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綺

窗下而怨雲愁、如今杏花嬌豔、珠簾懶上銀鈎、絲蘿倚樹欲依投、此此景好悠悠、恐鶯老花殘、翠嫣紅減、辜負春遊、蜂蝶問人情思、總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遲留、余覩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世間豈易得哉、此余所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箋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斂翠蛾、須信梅花會結子、東風着意杏花多、翠袖籠香倚画樓、柔情猶爲我遲留、何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泪欲流、兩才相遇古來難、重爲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趁早舞

雙鶯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蛾
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時多、殘紅片片入書
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
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設說胸襟
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語尾又繫以數語云、嬰蒙
作什珍藏筍候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
違背、一片真情番成虛意、勸讀詩書、干圖名利、故里
梅花依然夫壻、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爲儷語以
寄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於夫婦

之刪詞儕先投乃求於襟氣之表字含玉潤情洪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纔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奈風儕復令乳母來覲預遣女媒通好詎先君已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諧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慕旅門牽於紅綫石上空磨於玉箏誰令慵慕之男強投虎幣痛失文鴦之婿愁擲蜂冠脉脉春愁盈盈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為竟辜杜牧之

春游賀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思愛之愈深嘆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遥想芳塵屯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難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敘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画梁雙燕舞嬌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裝束風着意杏花春風流才思故難全若使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外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云兩才相遇方剛結于紅絲一旦敗盟又坐成於書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

遺訓昭昭曾已告約慈母之嚴命切切不避嬌羞齊
眉之好已伏衆口之辭不息從古來有雁幣概修好
勞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
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此幼玉也葬柳氏
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勒此中酬伏祈在念、併和前
詩二首云才高豈有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
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琵皆全、一
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見嬋娟、
昔日吳氏又寄繡領呈上甚精工云此是十年丈夫

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綉襞雙鸞幼小工夫此最難久上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魂恐看雲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泪倚重門綉線慵拈夢怎飄風流誰画柳眉靑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它時不忍聽嫩綠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摧它流鶯欲住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洪姊至欲遣一書奈家冗人事多竟弗克午間再辱雲翰披味恍如會晤之爲快中間此事苦爲母氏所阻奴佯痴佯狂此數日剛

予梢綴其事但兩受淩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爲一抱恨而歸、亦爲君耳如天從人願、姻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妾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好、至洪府相謝、亦可一見與言至此悲泣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爲念、好事亦不在忩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合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髻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

力強擡纖手寫雲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妒情之輩登奴門者多、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真心而待、況衆母與俏、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以為人次妻、而周合挾財以媚吳氏、遂以一紅一書為定、奴乃泣淚不從、兩被淩辱、以至成疾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未愈、昨日兩辱佳音、且喜且泣

母氏而今以作噬臍之悔、冇適容處、但奴泥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痫勢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食、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又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靑靑楠子、將誰之誰乎、倘得痫安、相配有日、臨終哽咽、不知所言、拱憶拜上、吳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崑山玉樹、閬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獨冠于仙花、儲芳而豔、吐口

春華祥雲爲蓋借月爲家俄驚驂於怪雨瘞遺絲於塵沙啼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瑶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也何爲染夫容以爲色組錦繡以爲詩琴調綠綺兮氷雪爲絲畫銘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縹帙兮融融與肯楸枰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庭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昔年冉冉負志奇奇投鯨牙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葳甤鷁風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弔靈均兮空把瓊芝抱懷

英之未摧怨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中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今才孰儷而孤芳不可得而見今心殷殷而愈彰迫夫毋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與言路阻莫與壺觴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詩寫青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到來往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瑶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花前余召箕仙衆留得一詞云、綠慘雙鸞香魂猶

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減夢寬空有幾多愁怨

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來殺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晴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聽流鶯玄霜著意擣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疾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寬至今迷戀問眞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淸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童

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眞草傳

語鄭郎君記得相𠷣姤行、好箇木蘭花慢、休提相邦分明君還娶問那香那玉、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毋、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眞可惜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之容、忽其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蛜蝛在室蟏蛸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與毋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奈之意、姑舒徐數月而與圖擇婿、誰得而問之、矧先君之治

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映者果無幽明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兮草沿堦而春色憐人疑爲我之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謂靈飄霞珮於太清兮擬驂仙于瑤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固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睨乎故鄉兮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旣歡而忽遺翳母氏之念而永訣兮諒雖懈而曷追余

於義未可以死、今則亦付修短之有期、嗚呼疇昔之夜、忽有排余髻而泣者、非霧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漣漪、恰余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妍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恭閣此女詞情、事亦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非淵更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孤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真棋畵更超倫、恨我剛鄰番成怨、底不肯利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箇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

可傷念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肯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黄壤隔、香魂應逐紫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忘盡前言在耳中。杏慈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